



I 流離的歲月

陳其寬一個高一生，
貪看風景，重重高山、
峭壁，綿延不斷，
江水壯闊如畫，
尤其山中的棧道，
細如流水，蜿蜒無盡，
而那樹叢中的猿猴，
啼叫不已，
真如李白詩中的
「兩岸猿聲啼不住，
輕舟已過萬重山。」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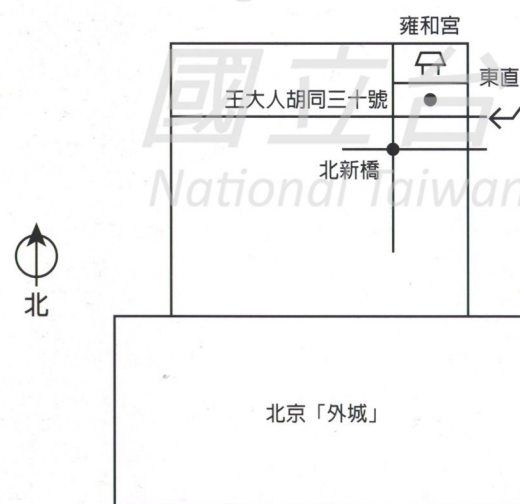
北京王大人胡同的大宅門

明清兩代以紫禁城為核心的政權，號令天下，儼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皇城帝國，北京有著最深厚的文化榮景，它威震四方的帝都氣質，雖然歷經辛亥革命成功，中華民國政府在南京成立，光環略有閃失。然而，從容的帝都貴氣，仍時時流露在每一位生活在「天子腳下」的老北京人身上。

●一九二一年出生於北平的陳其寬，兩歲時，父親在江西任職，全家遷江西南昌，當地天氣極熱，陳其寬染上癩痢

頭，頭髮剃得精光，被叫為禿小兒，又因他模樣極傻，又被叫為傻子。五歲，忽然有一天，全家又漏夜遷回北平。陳其寬幼小的心靈，似乎已感受到大人世界起起落落的不尋常。

●搬回北平後，他們住進北平東城雍和宮南近北新橋王大人胡同裡，宅子是清朝舊王府改建而成的五進院落。這是一座佔地不小的大宅院，進門後，有個小院子，穿過月門就是垂花門，門前兩旁種著柳樹、槐樹，第三進的庭院特別寬敞，擺放著金魚缸與石榴盆栽。正廳與左右廂房之間還有一道磚砌的洞門，門上的磚牆雕花十分精美。夏天他們便在宅院搭起天棚，納涼。四進是住家，母



一九二〇年代，陳家住在北平東城雍和宮附近北新橋王大人胡同裡。（陳其寬／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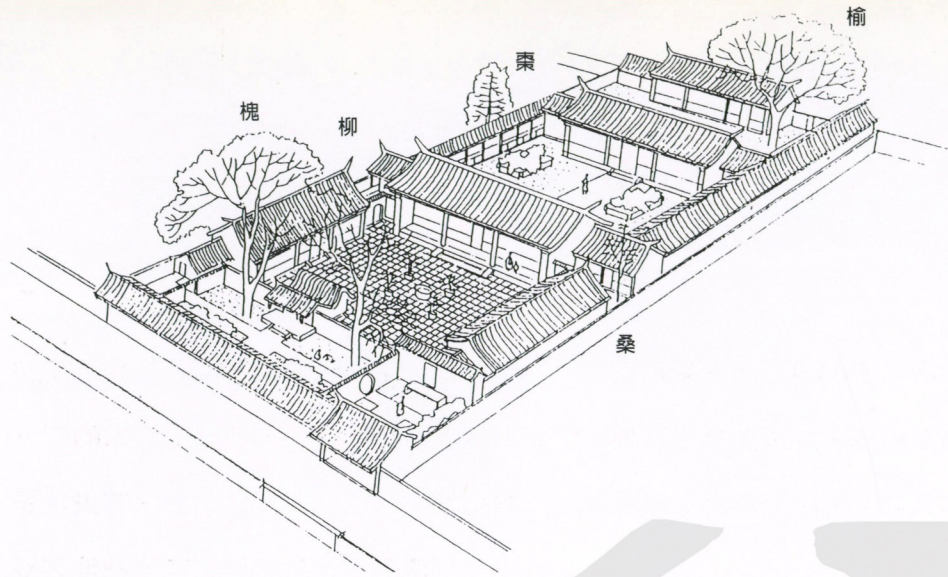


年幼的陳其寬，坐得端端正正，一點也不馬虎。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兩歲時在媽媽懷抱中的陳其寬，當時家住江西南昌。



陳其寬在北京王大胡同的家是一座五進的院落，（陳其寬／繪）。

親在庭院裡種了許多農作物如絲瓜、玉蜀黍、黃瓜，也種葡萄。他們小孩則忙著養蠶，採摘家中的桑葉餵蠶，看著蠶兒吐絲、結繭、成蛹、變蛾。他們雖住北京城，卻又過著鄉居的生活。每到春天家中的香椿樹、柳樹，抽著嫩綠的新芽，他們家中便多了一道美味的盤中佳肴——嫩芽拌豆腐。五進是倉庫，整個大宅院四周又築出一道牆，與鄰居為界，也圍出陳家自得其樂的小天地。而陳其寬看著一顆種子發芽抽苗，直到開花結果，真有說不出的歡喜，或許他的藝術之根已稍稍在這片園圃著根。

●自幼便穿梭在一進一進的院落之間，那料想得到他的一生竟與這座轉折起伏，虛實變化無窮的宅院，牽牽繫繫，

結下不解的緣。

●陳其寬在家排行老二，上有姊姊，下有弟妹，共四人，大祖母與二叔祖又與他們同住，祖孫三代八人，人口簡單。他五歲開始接受私塾教育，父親延聘老師在家教授他四書五經，又學習真草隸篆，背書、練字成為他的日課。

●民國年間的北京城，聽戲、溜鳥、賞玩字畫、古董風氣十分盛行。陳家也收藏了一些江西瓷器與字畫，包括章炳麟、何紹基等清代書法。陳其寬常常幫著父親更換字畫，一收一放之間，濡染了一身的文人氣質。

●他心中早就埋下一顆美的種子，這位大少爺從小就知道從家中的三位丫頭中，挑選出最美麗的那一位，專門背

他、抱他、餵他、照顧他，與一個賞心悅目的人，朝夕相處，的確夠美了。美的事物或美的人兒，總讓他不必思考，便直覺地喜歡。

●每天家中上午一片朗朗讀書聲，此起彼落。一天，五歲的「禿小兒」聽得姊姊唸〈滕王閣序〉中一句「秋水共長天一色」時，忽然他的情感澎湃起來，止不住的意象如潮水般湧來，他想要把那

個良辰美景畫下來。可是家中又沒顏料，在爸媽心目中，他唯一要做的事，就是讀書而已。不得已，他只有央求那位每到傍晚便擎著木棍巡夜，把地敲得滿天價響的二叔祖，順便出去幫他買顏料。二叔祖疼他，居然帶回來了一盒水彩和圖畫紙。

●有了這盒水彩，他無師自通地玩起來，他用藍色畫天也用藍色畫水，整張



三歲時的陳其寬（左）與妹妹其信，姊姊其恭合影。

紙，一片水藍藍，這是「藍色時期」的陳其寬，在懵懵懂懂之間，彷彿又清清楚楚地知道，那是自己喜歡的作品。他早發的浪漫情懷，完全抒發在秋水、長天共一色的藍調中。他做夢也沒想到，那生命中最早的一張畫，竟成爲他預約未來美麗的開始。

上台揮毫的小書法家

●六歲時陳家又舉家搬往南京，直到十歲才遷回北京，這時他才正式進入離家不遠的方家胡同小學，插班唸四年級，開始接受新式教育。他在學校的功課中，書法總是獨占鰲頭。因爲在家中他



一九三二年，十二歲的陳其寬與姊姊其恭、妹妹其信合影，當時家中正在大翻修，留下一幀珍貴的照片。

每日下午都練字，張猛龍碑、張黑女碑的魏碑體他早已寫得熟練萬分。有時也抄金剛經的小楷，還寫石鼓文大篆。五歲他和家人去故宮博物院參觀時，第一次被唐代懷素的草書所震撼，它那變化萬端，不可捉摸的筆法，令他印象非常深刻。

●入小學不久，有一次他的書法被老師貼出去，標上第一名，還被請上台表演，他心驚膽跳，非常緊張，也很害羞，連忙把姊姊也拉上台一起現場書寫。

●當他提筆正準備寫時，才赫然發現早已有人事先在紙上用鉛筆把字描好，他只須照著描就可以了，他總算成功地表演了一次即席揮毫。小學的圖畫課，也是他的最愛，畫的是圖案畫，他每次成績都不錯，只是其他科目都不是很好，數學尤差。因爲他晚入學，還摸不清新式教育的讀書訣

竅，果真是個不開竅的傻子。

●人生的際遇往往可遇不可求，孩童時代家中一次宅院大翻修的印象，似乎已悄悄牽引著他走向建築之路。那是十一歲時家中大翻修，陳其寬只見一位老師傅領著工匠，把四合院的老瓦、老椽子、老樑、老柱，統統拆下來，一直拆到地基，老師傅手上一張圖也沒有，他的腦子早已裝進了所有尺寸。他只在地上畫個打黑線的圖，在地上放樣，就開始施工改建。這個老師傅，既是工頭又是建築師，把房子撤光又建起來，所憑僅是地上的放樣圖而已，這是他第一次所經驗到的建築教育。

●他家的正廳、廂房經過這次大翻修，糊紙窗換成厚厚的玻璃，煥然一新，父親滿意極了，又換上新字畫。這是他第一次對中國傳統宅院的深刻體驗，這次絕無僅有的親身經驗，日後卻不斷在他的建築藍圖或繪畫創作中發酵出來。

1931 滿州事變。

1932 上海事變。偽滿州國成立。

1933 日本退出國際聯盟。

逃難，遠離北京

●一九三三年陳其寬十三歲，小學畢業，北方局勢不穩定。日本早在一九三一年便在瀋陽發動「九一八事變」，佔據東三省，一九三三年又由山海關進佔瀋東，進軍華北，直逼北平近郊。陳家眼看著日軍節節逼近，又遷回南京。幼小的他已經搭乘津浦鐵路，來來回回走了四次，逃難讓他見識了不少外地風光。

●陳其寬在南京中學讀初中，兩年後，又隨著學校遷往江蘇省省會鎮江郊區的黃山山麓。「黃山很美，整個學校常常籠罩在雲霧裡，像漫步在雲端。」陳其寬眯起眼睛回憶著，他感覺「整天彷彿生活在米芾山水裡，讓人想到米點皴的畫法。」而每當夕陽西下，他常常爬上黃山頂，遠眺長江，江水波光粼粼，被晚霞映照得閃閃發亮，恍如一條白帶，令他難忘。初中他正式接觸西式美術教育，畫鉛筆畫，也畫些水彩，他的

功課又是平平，只有美術一枝獨秀。可是，這並不是父親需要的，難怪父親從小叫他「傻子」，似乎對他功課的表現，也莫可奈何，其實他只是弄不清楚那些數字而已。

●一九三七年陳其寬初中畢業，正值抗戰開始，人心惶惶，他竟沒考上高中，父親只得託人說情，讓他入學安徽和縣的鍾南中學。才沒讀三個月，國軍兵敗如山倒，日軍揚言「三月亡華」。日本攻進上海之後，又直逼南京，南京危在旦夕。

●「不逃不行！」父親當機立斷，深夜趕到安徽鍾南中學。「傻子，快起來，回家去！」父親把正在睡覺中的陳其寬帶走。父子兩人連夜火速坐小船到蕪湖，又過江，搭火車回到南京全家會合。他父親再把家人送往浦口。一到浦口，幸而正下著雨，日機尚未來襲，恰有一艘英國輪船停泊在江中，父親連忙買好船票，但船卻沒靠岸，父親心急如



抗戰時，在四川合川國立第二中學就讀的陳其寬（左二）與家中的姊妹及弟弟合影。

焚只得雇了小船，從船尾把他們一一吊到船上，倉皇逃離南京。而父親並沒與他們一起走，仍回政府單位工作。

●他們一行五個人，搭船到漢口，再轉民生公司的汽輪逆江而上，行駛長江三峽。全家人沒有位子，睡在甲板走廊上，沒有父親同行的母親，並沒有亂了分寸，一路仍很鎮定，安排一切，解決難題。

●陳其寬一個高一生，貪看風景，重重高山、峭壁，綿延不斷，江水壯闊如畫，尤其山中的棧道，細如流水，蜿蜒無盡，而那樹叢中的猿猴，啼叫不已，真如李白詩中的「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

●此刻在海上，儘管家鄉是漸行漸遠，來日是茫然不可知，他卻絲毫不識愁滋味，他感覺逃難很好玩，像在遊山玩

水，那知國難當頭，一星期後南京便淪陷，日軍殺燒搶掠發生慘絕人寰的「南京大屠殺」。

●在重慶，陳其寬進入一所教育部辦的專收各地流亡學生的四川合川國立第二中學，老師都是來自有名的揚州中學，數學一向不好的他，遇到了「揚中」數學大將汪桂榮老師，他的數學竟進步神速，化學也隨之好起來。高中畢業後，他在合川參加大專聯考，第二天上午一考完，下午整個城市被日本空軍突襲，投下大量炸彈，燃起熊熊大火。原來日本空軍誤把合川當重慶，進行猛烈的轟炸，眼見整片火海，燒毀了整個城市。國立二中高中部，位於合川城外蟠龍山上，從山上望去大火延燒的慘劇，這幕慘劇，令陳其寬終生難忘。

烽火中的中央大學

●人可殺，家可破，國不能亡，每一個有血氣的青年，莫不以報國為職志，國家正需要工程建設人員，他本想選讀他感興趣的航空系，最後走上工程科學。他考上既有藝術性又可為國家所需的中央大學建築系就讀。這一年是一九四〇年。

●抗戰期間，物力唯艱，中央大學已由南京內遷到重慶的沙坪壩。建築系的教室就是一長條的大統間，是用竹子編成，再粉泥巴，再上一層石灰，中間有竹子樑柱，上蓋瓦片，沒有天花板。這間長方型的竹編泥牆大教室，二、三、四年級都在這裡上課，旁邊還有幾間小小的普通教室，這就是克難的建築系了。

●每到吃飯，同學便戲稱吃「八寶飯」，有沙子、米糠、蟲子等八樣寶，陳其寬愈吃愈瘦，愈來愈營養不良。而住宿也很慘，冬天沒火爐，夏天臭蟲多，連鐵床也鑽進去。同學們只好捲起

鋪蓋到餐廳的木製飯桌上，兩腿一伸，睡個痛快。誰知，臭蟲竟也轉移陣地，全跑到飯廳，害得他們連吃飯都不得安寧，被咬得手腳發癢。更可怖的是宿舍蚊子多，幾乎每個人都得過瘧疾，發過高燒，幸好有特效藥奎寧，才免於一死。

●儘管求學的環境不盡理想，吃不飽，睡不好，穿不暖，又時常要躲警報，但抗日戰爭這場苦鬥，激發出千萬中國人的鬥志，那一代的大學生，仍兢兢業業地熬過來了。日本的砲火轟不垮中國，教育大計仍在戰爭中的後方持續進行。

●建築系仍有堅強的師資陣容，教授們都是早期從美國或歐洲學成歸國的建築學人。四年的課程學的是法國藝術學院的古典建築，中央大學建築系圖書館中藏有大量的歷年羅馬大獎的設計記錄，所設計的建築氣勢磅礴，令人嘆為觀止，設計課也有評圖制度，令學生受益無窮，而老師也畫一些草圖給學生當作參考，在中大他們學建築設計，也學各



徐悲鴻 群奔 1939 紙本·水墨 95×181公分 徐悲鴻紀念館

種相關課程，全部的結構課程，不亞於土木系。在諸多課程中，其中一門最令他引以為豪的是建築設計的「快速設計」，這種設計得在一天完成，就是早上畫草圖，晚上交卷，而且交卷時的完成圖與原來的草圖，不能脫節太大。這門課程是絞盡腦汁，激發想像力的練習，陳其寬總是得獎。對數字不靈光的他，創造思考的能力卻絕佳，不能不叫人刮目相看。

●中央大學建築系也開設人體素描及水彩等藝術基本課程，最愛畫圖的陳其寬，從留英回國的水彩畫家李劍晨老師，學到最多的水彩技法。有時李老師教同學一邊畫，一邊以水彩顏料和著漿糊，塗在紙上，畫面便產生凹凸變化，有如半浮雕，又像油畫。這種增加水彩

的量感與質感變化的技法，讓陳其寬領悟到技巧可以多樣性，藝術其實具有無窮的可能性與實驗性。於是每到下課或放假，他便迫不急待地往藝術系鑽。緊鄰著建築系的藝術系名師雲集，徐悲鴻、呂斯百、吳作人、陳之佛、張書旂、傅抱石、黃君璧等名家都在系上任教。他近水樓台，常到藝術系教室看系上同學或老師掛在教室的畫作，有一次他看到徐悲鴻的馬，一幅畫是七匹向左，另一幅是七匹向右，他把馬最佳的七種姿態，描繪得栩栩如生，令他驚嘆不已。他很想到藝術系旁聽，只是自己系上課程很多，他根本無法抽身。只能與藝術系同學私下互磋畫藝，努力汲取藝術養分。



陳其寬 嘉陵江畔 1940 水彩 24×32公分 陳其寬就讀中央大學建築系時所畫的水彩畫。

● 陳其寬熾熱的創作慾，除了發揮在「快速設計」上，也流露在水彩畫上。那張與同學結伴出去寫生，畫學校附近的「嘉陵江畔」(1940)，彷彿是從五歲那年被「秋水共長天一色」所撩起的作畫熱情，又被遙遠地召喚而來。現在他的功力不一樣了，他不會再把水與天都畫成一色，他巧妙地以黃、藍對比色，凸顯出水的秀美，山的朦朧，把重慶山城的霧靄氣氛，捕捉下來，十足展現浪

漫的感性情懷。

● 瘦弱的陳其寬，每當放假，便常常花一天的時間由沙坪壩走向青木關，一路飽覽風景，再回家進補，父親已隨政府撤到重慶青木關，他仍在教育部工作，他們的家便暫時安頓在青木關。從小到大，陳其寬的成績一直不很理想，直到讀了建築系後，他初露才華，成績才大有起色。



陳其寬的水彩畫「青木關」(1944)，描繪出抗戰時期他們在四川青木關住家附近的風景。

1941 太平洋戰爭爆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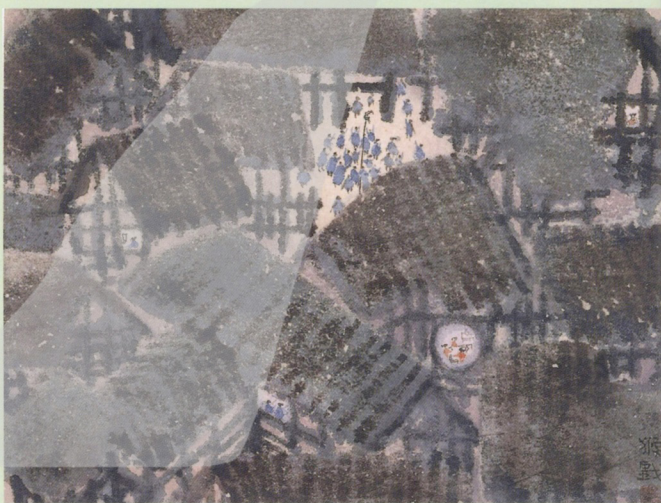
大戰，沒有畢業典禮

●一九四四年，陳其寬大學畢業，中日戰爭已轉為第二次世界大戰，這是中國抗戰最艱險的一年，不但中國戰場本身承受日軍龐大的壓力，又須支援英美聯軍在緬甸作戰，中國並未因太平洋戰爭而減輕負擔。中國派遣遠征軍從雲南入緬甸加入盟軍行列，對日軍展開攻勢。中央大學一九四四年這一期畢業生，課程尚未結束，還有三個月才畢業，便全數被徵召為翻譯官。幸好，他們的「結構學」沒教完，「鋼筋混凝土」的課也沒上完，來不及考試就被徵調，否則數學不靈的他，可能會被當掉。可是應用力學、材料力學，他倒學得很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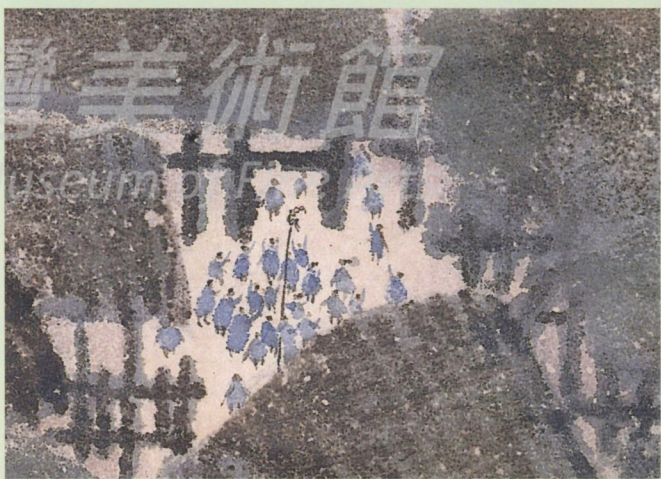
●「連畢業典禮也沒舉行，便去協助盟軍打戰！」沒帶學士帽的他，並不後悔，因為大戰挽救了他可能畢不了業的危機。

民俗采風

由於自小在顛沛流離的時代亂局中成長，由北京而南京而重慶，來來回回，踏遍幾十省的陳其寬，由京城到西南邊陲鄉村，觸感敏銳的他，不時發現各地的風土民俗。那鮮活的意象，成為他創作中不可或缺的趣味點景。有除夕夜放鞭炮吃團圓飯的「除夕」(1957)、耍猴戲的「猴戲」、放風箏的「郊遊」(1957)、趕集盛況「趕集」(1994)等等趣味橫生的點景，留下時代的見證。



陳其寬 猴戲 紙本·水墨 22.4×30公分



陳其寬 猴戲 (局部)



陳其寬 除夕 1957 紙本·水墨
120×25公分



陳其寬 郊遊 1957 紙本·水墨
120×25公分



陳其寬 除夕 (局部)



陳其寬 郊遊 (局部)